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卷九

起咸豐辛酉八月初一日卯刻同治壬戌三月凡五十七首

致官中堂胡宮保李中丞公函

啟者安慶於八月初一日卯刻克復除老幼婦女現在擒縛待訊外餘并無一名漏網差快人心回憶九年八月國藩行抵黃州時老前輩執地圖見贈指畫進兵之路擊援之法添兵籌餉之計忽忽已逾兩年今名城告克仍不出老前輩初定規模本年援賊大犯鄂疆幾至因皖事而貽誤楚境幸中堂堅守親家厚援不因鄂境極險之症遽弛安慶垂成之功危疑震撼不少搖奪卒得克此一城裨益三省是日卯刻恰值日月合璧五星

聯珠 國家中興之幾庶有冀乎國藩已將大概入告其詳細情形務懇三衙會奏不挈賤名曲諒鄙意爲幸狗輔諸援賊聞有再犯鄂疆之說務望早爲防備或將金軍歸併成蔣厚積黃州之力何如

致左季高

七月三十日申刻聞鮑軍豐城之捷初一酉刻聞安慶克復之信大局似有轉機現檄催霆軍至贛水以東追勦忠逆俟撫州解圍追至金谿鮑公即可仍回潯皖少與休息請貴部接辦忠逆一股并趁勢將湖坊踞賊一併驅除雖畱防景鎮尙嫌兵力單薄然忠逆究非悍賊得貴部五千人應了辦也前商請麾下

由廣德州直搗吳會後查詢嶺外甯國縣及涇旌等處粒米難
購不特貴軍不能直攻廣德卽凱章亦斷難分守甯邑皖南進
兵由池州則以長江爲糧路由廣德則以浙江爲糧路今浙江
糜爛若此廣德一路應作罷論目下仍請貴部援應徽饒廣三
郡將來薊泉兵到請雄師從池州下手以擣甯郡是否有當惟
乞裁示

致季君梅

軍事倥傯日處危機駭浪之中久疏箋敬悚仄萬狀五月中閱
邸鈔慘悉夫子大人錦堂棄養世兄純孝性成想哀毀柴立又
值亂離播蕩之際致情一慟殆慮危身比來電笈大事已畢否

瀛眷寓何處詰嗣是否入京烽火關山音問阻絕去秋七月奉
呈一書後久乏便羽冬閒金雲香世兄從事敝處日謀與尊府
通訊且擬專足一行以軍事無利處處道梗卒亦不果自十一
月至今春三月環祁門之前後左右常有十餘萬賊幾於無日
不戰無路不梗自度殆無保全之理祁徽甫定而援賊腐集安
慶弟移駐東流就近調度相持數月頃幸於八月一日克復安
慶痛定思痛如慶更生自承乏兩江久無一旅入吳眾議相訾
內省亦疚實力之有不逮非志之敢或遺也一俟江西湖北各
股稍清卽當力謀東征先圖白下茲因金眉生都轉專員附輪
船來至敝處卽託委員回滬之便敬達蕪函率唁孝履外託辭

中丞代致柬芻不知可果達否

覆左季高

日來欲請貴部接辦忠逆一股正無定計幸閣下素有特識不致搖惑莫決此閒自安慶克復多軍克桐城水師克池州府皆不戰而自潰大約北岸之廬江無爲州南岸之青陽銅陵皆有瓦解之勢惜兵力不能遽及耳至於南岸大局池州旣克無論攻甯國攻蕪湖皆有進兵之路惟侍忠二逆及閩汀數股皆在金衢信饒一帶江西之後患方長閣下與鮑軍肅清信屬驅賊出境後應令鮑軍仍來江濱而雄師屯駐廣信附近保河口之釐金固江西之腹地且俟餉源有著積欠稍清再圖進取尊意

以爲何如

覆毛寄雲中丞

奉惠書竝寄示疏稿閣下於敝處二三賢者聞揚不遺餘力具此好善之誠終收得人之報梓里何福備蒙洪鈞樂育感佩無量安慶克後弟於初七日來皖犒師池州府城亦於初四克復桐城銅陵等縣先後告克捷書絡繹方幸化險爲夷大局可轉忽聞鼎湖弓劍之痛中外民生無福遭此大變天崩地折攀號莫及念我 大行皇帝卽位一紀備歷多難無日不在憂危之中去歲避狄遷岐含悲忍辱憂能傷人遂損 聖壽此蓋臣子之隱憾敷天之至痛現於皖省設立 帳殿俟奉到 哀

詔卽行成禮此閒各軍欠餉極鉅又初克數城諸務紛繁以國恤重典未遑料檢庶事弟離京日久思北上一修壤奠又奉文停止叩謁傍徨震越若迷所從知愛如君何以惠示

覆左季高

弟以初七日來安慶十一日驚聞鼎湖弓劍之痛因在安慶省城設次成禮一面掃除帳殿一面飭東流文武均來安慶齊集哭臨乃北風大作八日無一來者而帷幕粗就弟甫於今日成服擬在城內則用地方官禮制一出城則用軍營禮制奉旨停止叩謁梓宮擬專差進京具摺恭慰聖孝竝代兄辦一摺前後所奉部文及新主寄諭茲專人送上八輔贊政

時事彌艱而吾輩適當重任深用惶懼但祝如 世聖兩廟冲
齡踐祚乂鬯無驚則中外蒙福耳潤帥病聞有轉機黃梅宿松
廣濟二蕲次第克復黃隨兩城必可速下此近日可欣之事浙
事日棘力薄實難兼顧廣信河口之間必無甯日恐須貴部畱
二千於景鎮而閣下親率八千開重鎮於河口附近乃能屏蔽
江西鮑軍非不強勁微嫌騷擾於河口腹地不宜擬令其由池
州進規甯郡而凱軍分三營兼守婺源是否穩妥卽祈詳示
正封緘間又接中秋日復書具承所示做處久不接鮑公信屢
次函牘令其追賊至河口廣信肅清江西不知照辦否來示停
頓蓄勢重與整理更換然後制勝有本至當之論謹當遵循不

援浙江不能併力一向終無了日亦至當之論惟目下力量實
做不到南岸須兩枝大兵一鎮駐廣信河口一帶專備忠侍及
閩逆三股以保障江西之東北一由池州進規甯國專備楊黃
劉三股以作徽休景鎮之聲援而合安慶池州之局勢兩路大
兵決不可少且不可薄現擬以鮑赴池甯不知何日可到請公
鎮駐廣信河口甚虞單薄若蔣魏皆來公力日厚或可分兵援
浙目前實有未遑承示名論具仰公忠鄙見有難遽從之處請
再反復商榷務歸至是

致吳竹如

弟自移駐祁門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之中徽甯失後環祁之四

面常有十餘萬賊圍繞更番互進扼我糧道幾於無日不戰無路不梗又別有數支竄擾江西連陷二府十餘縣竄擾湖北者連陷二府十餘縣三省震驚餉源盡絕自問大局決裂無復倖全之望惟堅持初議不有弛安慶之圍以與該逆力爭此關仰託聖主威福五月間賊調悍黨赴援北岸乘勢克復徽州而事機遂轉七八兩月連克安慶池州桐舒廬江銅陵等城湖北僅剩一城未復江西亦將全數肅清於極危之後得此極順之機方深慶幸不意鼎湖弓墮地拆天崩不知中外臣民何以無福若此東南慘劫恐無了日本擬北進廬州南規甯國因大喪之變又值餉項太絀胡帥病重難遽進兵只求根本重地

七
邇無驚江介諸軍自不敢不努力以圖之耳

覆倭良峯尙書

七月初奉到十年冬月惠書不知何以遲滯若此甯國之失奏中所請優卹之真厥後查出尙有未果殉難偷活草間者惟世兄定計已早大義凜然當城破之時雖未接敝處調赴祁門之札而業已得皖南道缺另放有人之信乃不急求卸事出城倖全甘蹈白刃以完名節既無媿於庭訓彌有光於國史可敬可法老前輩其可以無憾矣自徽甯并失皖事大壞江楚亦危祁門四面常有數十萬賊眈眈環繞又分數支上竄江西湖北凡陷四府二十餘州縣自去冬至今夏幾於無日不戰無路不

梗幸堅持初議不弛安慶之圍五月克復徽州後事機漸轉八月間連克安慶池州桐舒銅陵各城而江楚所失府縣亦次第收復大局正有起色方深慶幸忽聞鼎湖弓墮之變中外痛駭豈天心尙未厭亂耶但求根本之地亡豎無驚江介諸軍自當努力以圖甯國若克當先覓世兄忠骸專函奉報

致胡宮保

聞成武臣軍擊敗狗黨於上巴河而雪琴黃州來書尙未說及鄂垣亦迄無明文殊不可解江西之賊鮑公自解撫州圍後跟蹤追剿將貴溪弋陽湖坊雙港河口等處賊壘七十餘座一律踏平殺賊萬餘廣信之圍亦解江西指日可肅清矣公自去夏

惠撥靈軍助勦南岸正月之破黃逆巨股七八月之破李逆等
股公之福江皖生靈豈可以數計哉彼岑兄今日赴鄂診視尊
恙有趙君惠甫烈文常州恭毅公之後學問閎通文辭雅贍尤
精於黃氏之醫說彼岑兄要之同行侍亦浼其并診玉體渠亦
亟思瞻對大賢光儀重陽前後當可奉謁左右也

覆左季高

大喪典禮軍中僅大員素服三日尙須於營外設次其弁勇則
照常辦事不素服不藍印不蓄髮弟因現住省城與學使府縣
等官相處故參用地方官儀制公則以九卿治軍於外宜全用
軍營儀制也鮑軍掃清湖坊河口一帶解廣信之圍江西腹地

肅清此後餉源當稍寬裕浙賊太多回竄江西乃意中之事必至之勢廣信河口一帶不得不煩閣下鎮駐其間霆軍紀律不嚴若久駐腹地恐商賈不願出其途反於釐餉有損故惟貴軍最宜耳弋陽距鉛山貴溪興安皆在數十里之內距雙港河口湖坊港口亦不出數十里與廣信呼吸相通似是適中之地大纛是否應駐弋陽乞裁示薌泉到後尊處即可分兵援浙矣目下且保全江西善地壹意與民休息俾丁漕釐務三者皆大有起色次第清償欠餉庶收士馬飽騰羽毛豐滿之效黃州克復隨州亦必速下湖北肅清後亦宜息民裕餉以清積欠潤帥久無信來不知迭聞捷音病可少減否

正封緘間接湖北信胡宮保於八月二十六日亥刻去世痛心之至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甯復有似斯人者哉奉旨以李希菴暫署湖北巡撫蓋因潤帥請開缺一摺薦之自代也

覆周壽山文任吾

頃奉來緘知胡宮保於二十六亥刻仙逝痛心之至憂國之誠進德之猛好賢之篤馭將之厚察吏之嚴理財之精何美不備何日不新天下甯復有逮斯人者耶附身附棺得閣下妥爲料理自必誠信弗悔此外諸事亦不必過於耗費以符潤帥晚年醢樸之指外間奠金概存積爲箴言書院之用書院諸事鄙

人當與希菴中丞主持一切倘有餘貲則惠及胡氏宗族以佐書院所不逮國藩前批書院條約時亦曾略引其端不識潤帥曾別有布置否靈樞還湘應請兩君護送如族黨有更須澤潤之處卽早爲籌及在鄂預定一切到益陽後兩君自措置裕如矣

覆李輔堂

接八月二十五日密緘并二冊三單丁漕減收一案敬悉條理之精密斤斧之宏豁深合龔亂更始之道鄙人去歲建議初原不到此佩仰無既札稿悉依原本示稿略爲刪改期於簡明惟此事利於民而不利於官民有停捐之樂又得減價之惠或可

踊躍輸將官不以停攤款爲德而但以減丁漕爲怨必且多方撓阻請開下於攤捐節壽漕規等項嚴行禁止俾大利歸於州縣而敝處於抗違新章征解不力者參劾一二員則事不勞而自集矣先此密復容日再有公緘奉達左右也津貼之項自以防兵征兵各半爲妥日內聞國制與胡宮保之喪意緒慘慄或徹夜不能成寐寐中又無一友相助諸事停閣寸心歉仄

覆李希菴中丞

得潤帥仙逝之信傷痛不能自己憂國之誠進德之猛好賢之篤局量之宏吏才之精不特爲同時流輩所不逮卽求之古人實亦不可多得國藩自聞國恤獨居慘慄怒罵如搗重以

潤帥淪謝惘惘如有所失身後之事除附身附棺必誠必信外似不必過於侈費箴言書院未竟之事國藩與閣下當代爲主持一切仍請任吾壽山送回益陽綜理密微所可爲潤帥慰目爲吾黨共慰者渠於九年秋建議攻勦安慶猶及目擊皖城之下本年鄂疆連陷二府十餘州縣猶及見其一律收復族黨皆沾其惠書院澤及一邑所薦閣下暨丹初廉訪忠亮宏濟義渠亦廉正君子付託得人有古大臣德被數世之風逝者有知應無遺憾閣下料理鄂事就緒後仍望東來會商一切國藩意緒蕭瑟體日孱弱實難獨支

致毓中丞

昨奉撫一緘言左軍宜駐廣信河口一帶以固東北藩籬亮邀鑒照近日各軍索餉紛紛啼飢號寒安慶一軍進攻無爲州士卒以無衣爲訴徽祁各軍因饒釐不敷買米之用并以無食爲訴鮑軍相距過遠弟不暇照顧立有決裂之虞江西蹂躪太廣釐捐固難暢旺丁漕亦多請蠲緩看此光景征收斷不能踴躍計惟有減價征收一新百姓之耳目或可迅速徵解稍濟眉急輒擬雙銜札稿一件告示稿一件并刻印告示專差齎呈卽祈閣下會印後發交司道檄屬張貼咸豐六年餉絀異常七月間議減南昌之漕每石價三千文其後八月輸將極爲踴躍今漕價仍照南昌六年之例地丁一正一耗定爲二千四百文在百

姓雖所減無多亦必感激樂輸在州縣則所得較少或者觀望沮撓求閣下一力主持嚴懲梗令之人弟亦擬參劾一二以爲奉行不力者戒聞今年賊過之處搜括甚於往年卽減價收課尙恐艱於完納請閣下飭藩司大張告示將捐輸一概停止稍寬民間之力并請停止攤捐漕規等項稍寬州縣之力庶幾用其一緩其二今歲丁漕不至竟歸無著也

覆李希菴中丞

潤帥之逝中外知與不知同一感愴而閣下與鄙人悲慟尤深殆以共事最久甘苦曲折動忍困橫之故相喻有獨微者耶來示所陳三端切當不易台旆若不共圖東征不獨鄙人孱弱難

支此艱大之局亦非潤帥夙昔之意惟舉人接手一節則斷不可以太驟似應仿潤帥之例握鄂撫之篆剿皖城之賊暫駐英山太湖等處遣將分道進取待廬州克復後台旆東下再行薦舉尙不爲遲不審卓裁以爲何如此閒爲無餉所苦五萬餘人僅恃江西釐金實難久支耳

覆官中堂

胡宮保仙逝傷哉斯人大星遽賈愛國之誠進德之勇好賢之篤治事之敏用兵之精理財之密不特爲時輩所罕見卽求之古人恐亦不可多得閣下與之親如手足和如鎗球不知傷痛奚似告終之疏想早拜發此閒亦擬另進一疏俟得讀尊處

摺稿乃就其未及者而拾遺陳之也安慶各營已進廬江間無
爲州與三河守禦甚固現派陸兵坐船同水師進攻泥汭如該
處能破庶無爲糧路可通否則難遽薄州城之下多軍回桐後
宜由舒城進攻廬郡南有無爲一路勦兵中有舒廬一路勦兵
閣下與希帥須另籌英霍一路防兵然後皖之氣勢可振鄂之
藩籬可固諸祈卓奪餉項日內大紂安慶各營以無衣爲訴徽
祁各營并以無食爲訴良不知所以善其後

覆汪枚村

鄉團實不足禦大股之賊其紳董之爲團總者尤難其選賢者
喫盡辛苦終不能以制賊則費力而不討好不賢者則借團以

斂費擾民把持公事以敝處選營官統領之難知他處選團總之尤難也貴縣此後辦團鄙人不敢主持亦以無人之故

覆毛寄雲中丞

此間自克復安慶後連克池州銅陵桐城舒城廬江等郡縣而湖北江西兩省除隨州一城外一律肅清可謂至幸而乃遭鼎湖弓劍之悲又值潤帥人琴之感近事之可欣可慰者不足爲喜而反足以增無窮之愴痛念我大行皇帝臨御寰宇十有二年無日不在艱難危懼之中今事機甫轉而安慶捷音不能早達甘泉博天顏之一喜此先皇之隱憾亦臣子之至慟胡帥用一糜爛眾棄之鄂締造支持變爲富強可宗之鄂卽

謀皖之舉亦自胡帥出謀發慮今皖事稍有基緒而斯人云亡
盡臣苦心或不盡白撫今追昔能不但傷現請文任吾周壽山
兩君送回益陽料理一切仍求閣下飭屬沿途照料其箴言書
院未竟之事弟當與希菴二人代爲主持潤帥之整飭吏治全
在破除情面著誠去僞八字側聞閣下新政不動聲色移宮換
羽力量不減潤帥而關繫尤爲重大來示浮僞便佞名實兼收
二語蓋亦鄙人夙昔所深惡曾於作林秀山殉難碑中微露其
端今幸千里合轍其符契又不止如席鄧兩營米雨綢繆之說
也憚方伯會辦東征局務茲已備札寄去并咨達冰案接部文
知閣下已真除湘撫爲敝鄉幸爲同譜慶卽爲東南大局稱賀

舍弟於初二日進兵先紮廬江以固安慶藩籬其無爲州三河等處該逆守禦已固恐難猝得待多軍進攻廬郡或須另辦船隻先清巢湖水面乃可克傍湖三城耳

覆多禮堂都護

貴部追剿竄賊奔馳千餘里酷暑驟雨辛苦迥異尋常閣下熱勞過久又加潤帥仙逝傷悼之餘玉體違和尤深廩系應請加意調攝珍重柱石之身以肩艱大之任貴部士卒亦應大爲休息傷者病者次第換補庶幾銳氣常新桐城舒城是楚省最近之門戶亦是皖北必爭之要區四營六營附守之兵已嫌其薄此外進剿之兵尤覺太單應請暫不進兵以數營駐防舒城其

餘全軍皆駐桐城如或舒城有急可以策應卽舍弟廬江有急亦求閣下就近策應上游如成武臣上巴河一軍蔣之純黃州一軍應以一軍防守英霍一路以一軍進駐桐城舒城騰出閣下兵力進攻廬郡若桐城別無替防兵到貴部不宜遽動卽見如此閣下以爲然則卽日函官李兩帥請於成蔣中抽一軍來桐舒也來示以潤帥長逝貴軍俱形掣肘似不必慮閣下勞苦功大倍於他將遠近所共知不特官李二公欽佩有素必不忍閣下掣肘卽國藩目睹時事之艱思與台端同舟共濟亦不敢不竭力護持也

覆彭雪琴

皖撫一席各營及委員均願台端 簡擢以期水乳交融閣下
塵視軒冕夙具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之致本國藩所深知第天
下滔滔並無清淨之境可以枕流漱石苟藉尺寸之柄可少行
救民之政似亦不必固謝待台旆到皖奉到 諭旨後再行熟
商一切九舍弟於重陽日抵廬江擬出江邊打破泥汊賊牆再
進攻無爲州季舍弟守樅陽今日回皖病新瘥也春靈肅清江
西全境仍回省垣擬調令由池州進攻甯國狗逆已至三河恐
廬江近日或有戰事

覆宮中堂

頃奉惠書以弟忝附驥尾晉秩宮銜遠尋獎飾只增慚悚舍弟

謬邀殊恩則由大疏夾片宏獎異常以致叨竊非分尤深惶懼壽州危急欽奉寄諭本應撥兵往援以全大局惟舍弟廬江一軍現與四眼狗三河鉅股相持僅隔六十里又有無爲巢縣之賊兩面窺伺多公桐城一軍擬以全力進規廬州爲合圍金陵之地均難分撥上游黃州巴河各軍如何分合弟不深知惟就鄂省藩籬言之襄樊須有一大支以防擒匪德安須有一小支以防信羅英霍須有一大支以防六安桐舒須有一小支扼守門戶俾多軍得以放心前進計現在鄂中兵力籌此四支尙可敷衍若進六安力已似有不足若進三河尖及壽州力則更不足弟昨與多都護往返兩信已言鄂兵難赴六安如鄂

中能籌出一支勁旅由霍山直出六安則旣與 寄諭之捐相符又與多公之信相合上之上者也如其不能霍山一支亦不可少且須善守之將免蹈余際昌覆轍并請由尊處主稿摺列敝銜覆奏至懇至懇

覆左季高

援浙之兵不可少弟雖至愚亦自深知此義惟敝處別無多軍公所知也鮑公能戰而方略實非所長亦公所知也春霆未赴江西之先已訂定只能救援南昌省城一帶即求仍調回江濱弟與之約極遠不過至河口而止故渠至河口後不待調檄之至即徑自引師回省在春霆之意蓋慮一入浙境則銀錢子藥

米糧均無人應付也。冒暑奔馳傷病太多，宜急回休息也。積欠太久，兵勇窮苦，宜急回索餉也。各營皆有船隻，在江歷年轉運如意，且多有家眷公私兩便也。在國藩之意，卽慮春霆一入浙境，面面皆賊，全無方略，四顧失措，不足救浙。適足害鮑也。故弟之調霆軍由池州進甯國者，俯順鮑意，水次轉運者，四分保全。江西屏蔽饒景者，四分進至甯國，掣分浙賊之勢者，亦二分也。鮑旣不能由衢州入浙，則東隅僅有閣下一軍，僅此七八千人援浙保江，不可得兼。故弟爲舍浙守江之陋策，請閣下開重鎮於廣信河口之閒，極知以浙委賊之非計，特無可如何耳。若大能毅然援浙而又不至偪賊回竄江西，則請台旆竟爲浙中。

之行仍求蔽護廣信撫建一路若江西再遭蹂躪則弟與閣下之餉源斷矣敬乞卓奪施行婺源不撤防景鎮不畱兵所見自勝於弟萬餘兩之商日內當報命也

覆左季高太常

霆軍之騷擾弟久以爲慮方在盛名之際雖再三誠飭春霆卽稍儆惕弁勇皆驕矜不知儆也該軍無方略不宜遠征其患猶淺惟無紀律不宜腹地其患至深台麾將移駐廣玉之交兼顧婺源自必準乎地勢之至當弟於他軍尙不冒遙制况閣下乎擬卽奏明大猷開府於信州凡江西之饒州廣信皖南之徽州廣德各軍皆歸閣下節制卽由尊處奏報庶調度較捷呼應較

靈自度力可援浙卽由閣下就近派將往援利則愈打愈遠不利則收回信州亦可伸縮自如特此奉商閣下如以爲可覆信一到敝處一面具奏尊處一面調發如昔年公居湖南之暮勅江西之賊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免致與弟函商於千里以外動失機宜也貴軍餉項鄙人刻刻不忘弟前與少荃黼堂定丁漕減價章程漕米每石完三千文地丁每兩完二千四百文茲將札稿示稿咨達冰案黼堂旣竭力辦減價一案期於必行又以貴部欠餉太多思在廣信設法清補於是函商敝處請於信漕新章三千之外再照各縣向來頭折之數以錢易銀加收若干如上饒向來頭折五兩九錢今年則收五千九百文雖較之各

府新章增多二千九百似有向隅之歎而較之廣信舊例已減四千餘文仍不失曠蕩之恩若果如此辦理於貴軍餉項良有裨益第弟與中丞會銜告示業將三千定爲通例徧貼各處信州士民豈無聞見獨增二千九百不知辦得動否閣下接黼堂信後如何區畫望賜詳示此間舍弟一軍由廬江進攻無爲州聞已克復多公尙未進兵四眼狗現踞廬郡分黨防守三河潤帥靈樞聞於二十六日旋湘此公憂國之誠進德之猛好賢之篤馭將之仁察吏之嚴用兵之奇理財之精令人愈思愈慟昨寄一聯不能道其萬一也

覆李希菴中丞

摺件讀過貴恙乾咳心悸想係憂勞所致比稍痊復否向每謂
沈悶非養生所宜乃以潤帥之軒輊豁達亦復不登中壽則知
命之修短事之成敗名之顯晦皆有冥冥者主持吾輩但求大
德不甚踰閑此外政當委心任運淡泊相遭閣下勸我寬懷僕
亦願閣下曠然自適也無爲州克復多軍若能進廬州則三河
巢縣似俱不難得手禮堂近日多病又漸與捻匪酋練相接
孤軍不敢深入舍弟一軍亦宜不再進多軍旣不能直抵廬郡
則鄂軍自難往援壽州應請中堂主稿復奏國藩曾有兩信奉
商非諉也江北之事本應由揆帥作主也

與朱雲崖

將各事細說一遍使我一一如目睹極好極好以後望常常如此勇夫極勤至有菜出賣則平日安本分可知總之吾輩帶兵勇如父兄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尙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个个學好人成材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與唐桂生

操技藝之外須常常操練隊伍湘勇小操技藝之時多若多鮑兩軍則大操隊伍之時多又多軍於大操時不在校場平地專擇翻山越嶺過溝跳澗之處如隊伍不亂則真不亂矣閣下以後操練宜學多公也待勇不可太寬平日規矩宜更整嚴庶臨

陣時勇心知畏不敢違令至嚙至嚙

覆官中堂

一壽州被圍緊急兩奉 寄諭令撥兵往援壽州爲長淮關鍵
本不可失苗練叛黨尤不可令其得志自宜急往救援聞苗逆
畏楚師如虎我兵縱不能直抵壽城但能進駐六安苗黨必望
風遁去閣下與希帥撥二十三營赴霍山多都護亦擬派十營
助剿總以直駐六安爲妙一到六安不特壽州生靈立可保全
卽廬郡狗黨亦易攻克請閣下與希帥力籌此舉弟前恐由霍
赴六安轉運太難故請鄂中撥一支人進守舒桐以便多公騰
出全軍進攻廬州今尊處能籌重兵直抵六安尤爲上上之策

不必另撥人來桐舒矣

一淮鹽本應由弟認真辦理而現在江將梗塞實有鞭長莫及之勢故雖接鹽政印信而於釐務仍不甚厝意前此厲伯符兄詳殷商等願領票赴淮買鹽其時弟不甚願蓋有二層一則民船不能直穿賊中而過必須借洋船拖帶而行和約中本有不准洋商運鹽一條今既借彼船以護運則端自我開我既引虎入室彼將壟斷獨登其不便一也敝處所設大通華陽鎮湖口各釐卡專以鹽爲大宗今欲概行免去而僅以水師之百斤三文包掃一切上游則鄂中獲利較厚下游則淮揚完釐如故獨中段免釐敝處坐失眼前之利其不便二也有此二端弟不敢

附和而又不便諫阻僅於伯符詳中批飭不許免釐而已厥後
辭中丞亦會敝衙出奏暗中亦用洋船護運而外諱其名弟覆
金運司安清緘中亦將此兩層剴切言之云洋船不宜護運敝
處不肖免釐伊欲請弟商之閣下將楚皖各散釐卡歸併一處
整完一款弟亦未之許也今閣下欲令弟自行專主不可任他
人爲之弟因前此不便之兩層本不願專主此事而下游如袁
如都如巴如王諸軍皆極窮苦旣不能代彼籌餉又焉能禁彼
抽釐斯又不能專主之勢也必待江路大通庶幾利權歸一目
下棉力實有不逮尙希鑒亮

一洋人多買民船裝載百貨運赴下游壟斷獨登不完釐稅弟

令安慶卡員扣畱二十船曾經咨達冰案昨上海來一兵船攜有英國水師提督顧信一函詞意不遜弟恐因此極小之事肇生衅端卽將扣畱之船放去覆信亦咨達冰案民船用洋商旗幟不完釐金實於軍餉大有妨礙應請閣下於此事大力挽回無論洋人或買或雇但係民船均須一體完釐如恭親王不肯主持此事亦請閣下設法辦理弟必竭力護助勞怨均不敢辭

一運漕鎮旣已攻克則金陵米糧必由之路已爲我截斷矣惜舍第一軍分守六處不能再行進取機會可惜又缺餉太多欲求尊處再濟五萬金不知可否至懇至懇

致李希菴中丞

潤帥奉 旨入鄉賢祠揆帥奏中所請入賢良祠之處未蒙
俞允乎東征諸軍皆潤帥一人維持 朝廷或未深知箴言書
院究尙欠銀若干求查示鄙意冀儀先儘書院用之齋房宜宏
壯膏火宜優裕以慰潤公九泉之靈其歿則分惠胡氏宗族以
補書院之所不逮又其次乃歸陶夫人及誥嗣私家之用潤帥
本有恆產私用當不至空乏設有不贍國藩與閣下暨左彭諸
君從容濟助尙不爲遲揆之潤帥先公後私之素志似以書院
爲重閣下以爲何如

致鄧賓階

小兒輩久坐春風歲異月新感荷實深明歲仍求設帳敝齋俾
兒輩有所成就至禱至懇試帖詩館閣中所極重國朝推吳
穀人先生爲第一名家其詩無美不備弟尤愛其詠史詩與七
十二候詩閣下近年爲小兒講解通鑑請卽於通鑑中出題課
試帖詩三八課期以外另添一六課期三八以通鑑題爲試帖
仿吳穀人氏詠史之作一六以寫景題爲試帖仿吳氏七十二
候之作二者并進則宜古宜今矣

覆左季高太常

羊樓嶺之賊仍是劉古賴諸逆黨一擊卽退非大股悍徒也張
軍駐婺之三營旣已回徽賣部四營移駐華埠尙可兼保婺源

惟景德鎮實係要區屢爲該逆盤踞想至今垂涎不忘現已會同咨奏將饒信防務概歸麾下綜理若能少籌數營久駐景德更爲無隙可乘樂平錢漕之案已會同中丞咨請尊處就近嚴辦其廣信七屬丁漕概歸尊處提清欠餉中丞亦已咨復無異辭浙事似日不支甯紹向出銀米爲省城所資以生今蕭山西興江爲賊所占糧路已斷杭城有坐困之勢雄師縱能星速往救已爲嚴州蘭谿等賊所隔況又萬不能速耶慶制軍奏請麾下入浙會剿俟奉 寄諭時弟當代奏陳明兵單餉絀能往而不能速之故閣下亦宜將入浙固江規吳之本計自行奏明進退遲速皆須閣下自作主張不可因人牽率致撓大計 朝廷

亦決不以進兵稍遲而撓公以從閩也祭潤帥文愈讀愈妙哀
婉之情雄深之氣而達之以詼詭之趣第亦具一疏略達年來
敬愛潤帥之忱想邀鑒照

覆左季高太常

杭垣四面被困米糧已無來路似難倖全而徽中探報則謂杭
州官兵每戰必勝春霆進攻甯國本是最要之區然探稱羣賊
聚於青陽南陵涇縣等處似不能直薄甯城且春霆處四面受
敵之地弟終不甚放心渠往年屢破狗酋係與多公合謀今年
破虎酋係與閣下合謀猶未嘗獨當一面至追逐忠逆係將逸
之寇本不復戀江西矣欲圖援浙舍貴部無可恃者然僅此不

滿萬之兵內顧江西之門戶外隔數重之寇氛倉卒焉能達杭
杭倘不守湖州上海豈能獨存東南海濱該逆聯爲一片思之
憂悸三河之賊無故遁去不知與廬郡賊目不和耶抑別有詭
計耶舍弟一軍分守安慶廬江樅陽無爲運漕東關六處本嫌
其單今又當撥守三河殊恐疏失多公久不進兵似因寬饒一
案功高賞薄不無遲疑潤帥若不病則疏內必特表多公之勞
矣潤帥之勦不過半年後人當愈知之愈思之耳張樅園一軍
旣歸閣下調度請常申儆而稽核之凱章不在營諸將皆與等
夷慮曰懈弛也

覆左季高太常

景鎮釐金少旺稍以爲慰浙事近日何如實深憂灼昨奉廷寄
諭旨謬以鄙人兼辦浙江軍務位太高權太重虛望太隆才
智太短殆無不顛蹶之理卽日當具摺謹辭而推閣下督辦浙
江軍務 朝廷恐國藩不兼轄浙之名則必畱貴部雄師以自
固而不復謀及浙事其用心亦良苦實則閣下久以援浙爲已
任卽鄙人稍具天良亦豈敢置浙事於度外所最苦者江西民
力已竭兵力太弱貴部救援浙江仍不能不兼顧江西以大局
言之江西有事則必波累兩湖以私情言之江西被擣則弟與
兄之餉源立竭此時閣下雖實授浙撫猶不能不保江西亦若
希菴授皖撫不能不保湖北也而尊處兵勇只有此數援浙保

江二者不可得兼日夜焦思殊乏善策閣下智略遠過於弟敬求卓裁迅示一切一面建議遙發救杭城倒懸之急一面另籌勁旅固江西東北之防至懇至禱凱章一軍奏明歸閣下調度目下不可調動蓋徽祁萬山之中我守之則可以通徹處與尊處之氣可以固景鎮與湖口之防賊得之則隔我三面之氣阻我進兵之路利害甚鉅凱章未到之前求閣下無輕調徽兵無遽撤婺防也三河復後廬州賊亦有遁意想係棄江北而全吞蘇浙春霆因雨尙未進兵楚師不到甯國浙賊更無顧忌思之憂悸

連接 寄諭似 朝廷有絕大處分尙未得見明文鄂中已有
十月中旬邸鈔否敬求示及茲有要事數件密函奉商如左
一十月二十三日 寄諭問苗練應勦應撫彭玉麟能否赴賴
壽曾國荃能否赴滁全自應卽日覆奏鄙意此時楚師之力但
能防苗不能勦苗苗沛霖罪大惡極必應勦滅萬無撫理日下
姑置之不議不論之列俟李多二軍將廬州克復和州含山一
律肅清桐舒一路鄂省無須設防然後移兵勦苗勢順而易蓋
苗與諸捻爲積仇但患其與髮匪勾結不患其與捻匪聯絡也
應請閣下主稿會弟與彭李四銜覆奏備陳苗逆宜勦而不宜
撫楚師宜先廬州而後壽州是否有當敬候卓裁

一雪琴專差具奏辭皖撫一席目下道塗多梗不知何日始奉
硃批渠方以辭謝後即可不問皖事而朝廷已以皖中兵
事責之矣雪琴之辭皖撫弟所以不再三阻止者以私衷言之
渠久帶水師較有把握若驟改陸路招集新兵恐致敗挫後功
難圖前名易損若不改陸路斷無長在船上爲巡撫之理以公
事言之長江上下數千里水師船隻近千號非厚菴一人所能
照料萬一賊匪再回竄江鄂楊彭二公宜以一人駐湖北上游
以一人駐安慶下游鄙意亦不欲雪琴去水而改陸擬奏明
從雪琴辭去巡撫仍帶水師以後但用巡撫體制專摺奏事御
不辦陸路軍務庶責任稍輕公私兩益

一接十月十八日 諭旨令弟兼辦浙江軍務有節制四省字樣位太高權太重才太短時太艱皇悚之至即日當具摺辭謝而薦左帥督辦浙江軍務恐 朝廷疑我畏難推諉求閣下於便中附奏及之言曾某不必有兼轄之名自不敢存畛域之見必當竭力謀浙等語旁蔽側擊勝於弟之自陳矣我楚軍之所以尙足自立者全在不爭權勢不如功名若弟權勢太盛泰然居之而不疑則將來暗啟人之爭心妬心而不覺弟擬再三辭謝得請而後已弟與閣下均居崇高之地總以維持風氣爲先務以後弟有大過敬求俯賜箴規兄有小失弟亦必效獻替聊布區區諸惟心鑒

擬左季高太常

接惠緘敬悉甯波無恙杭州解圍爲之少慰忠逆黨雖多而不
善戰侍逆黨雖悍而不耐久杭城應無他虞惟驕兵悍將徧布
兩浙雄師若久不赴援恐再蹈蘇州故轍將有開門揖盜之日
應請卽日建勦遄發率六千精銳以行畱稍劣之營駐廣玉一
帶以保後路而藩江西賊終年擾浙而不能破杭亦少疲矣以
公之整乘賊之疲野戰必可大捷願公無以人少爲慮河南爲
羣擒所梗驛路改由陝西尋處專銜奏事一疏恐須來年乃奉
硃批昨已咨請閣下卽日自行具奏 朝廷命公節制浙江
提鎮豈有管提鎮而不專奏之理錢漕減征一案滲漏良多今

歲只可不論不議明年潤色補救當就閣下熟商自下而上之法江浙七郡民困久矣潤帥亦曾以此相期如蘇常果有來復之日行以茲事累左右耳

致左季高中丞

日來未接惠書不知大憲已啟行援浙否此間接上海信知甯波於初九日失守并稱杭州被圍四十餘日米糧子藥皆無接濟上海解送米銀已至錢塘江卒不能運入杭城等語似此情形杭省萬無倖全之理杭若不保則東而湖州上海西而徽州江西危急卽在目前昨奉到疊次寄諭卽催閣下迅速啟行援浙者冀猶有萬一之可保也若萬分曾無一冀則閣下搖足

前進無益於浙而徒有損於江西似又不如姑保江西完善之區徽州張副將運桂來稟另股賊有繞越徽州徑犯屯溪婺源景鎮之信若果竄入則祁門徽休之運道又斷貴軍之餉源無出而江西防不勝防特此飛商求閣下兼顧婺源兩處或探明浙事萬不可爲卽請雄師無庸前去如稍可爲力卽請雄師由華埠徽州以援嚴蘭內顧較有把握以目下機勢而論賊之窺伺江西似在婺源不在廣玉也求閣下權衡輕重迅速見示如慮不克踐前奏之言弟當另行奏明不敢以避難就易之譏上累左右耳

覆陳作梅

久疏音敬怒如調飢頃奉來示惠商數端有應復者條列如左
一來示欲移皖撫先籌皖餉一節此時皖中山窮水盡實已無
款可籌鄙意湘軍有大功德於鄂希帥雖移撫皖而湘軍仍食
鄂之口糧希公仍管鄂之軍事不特管舒桐英霍一路并須北
管襄樊西管宜施南管崇通等處鄂餉無論旺歉先儘湘軍一
如昔年潤帥所以待希部之法庶幾有益於皖無損於鄂今來
示謂上游隱存畛域本省支絀難濟鄰封云云自必確有所見
果爾則希一出蠶湘軍必餒鄂事必壞閩丹初同年來緘亦深
恐希帥搖足移皖謹體二公之意不復奏請移易前議已作罷
論

一皖省停止畝捐現有開徵丁漕之意先與鄂省咨商商定再行試辦來示盛稱畝捐足以平人心息爭端而極言丁漕之不可辦鄙人未敢附和大約經手之官紳得人則二者皆可行而畝捐之所獲較多不得人則二者皆不可行而畝捐之虐民更甚敝處艱於擇人未免因噎而廢食耳

一介唐樸實精細夙昔頗相知契自潤帥保薦彌加敬愛目下渠在霍六一帶交涉事少安徽事向歸巡撫綜理故於敝處亦有尊而不親之象鄙人與楚軍文武人同甘苦斷無不視爲一家聯爲一氣者請釋廬系

覆左季高中丞

浙江竟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萬生靈同遭浩劫天平
酷哉弟於二十五日覆奏統轄浙江軍務已附片密請 簡閣
下爲浙江巡撫無論是否 俞允目下經營浙事全仗大力責
無旁貸浙東民情極壞難遽圖治宜先經略浙西欲復浙西又
須先固江西以爲行軍之根本第一須保全徽休婺源不使浙
賊從徽甯直犯江西不使安池各軍與閣下隔爲兩截第二須
力守衢州不使浙賊竄江西福建之路豪無阻梗且以畱吾輩
進兵之路弟一面令江軍門穩守祁門朱雲崖回紫漁亭救援
徽州一面令鮑春霆暫駐青陽不必遽進甯國免致被賊包裹
一面飛檄衛防文武堅守郡城以後由敝處發餉歸尊處調度

一面奏請將蔣薌泉調擢浙江兩司帶兵五千前來爲閣下指臂之助其最急之務則求大纛親援徽州將來閣下似宜於徽衢信三府之間擇地駐紮庶保徽保江規浙三者可并辦也

覆周叟甫

浙江遂已不守兵民百萬同罹浩劫痛憤何極左帥援杭方欲成行而楊七麻一股忽竄圍徽州左部移援浙之師就近援徽不知趕得及否鮑軍方進圖甯國又有巨股與之迎拒於青陽何賊之多也浙杭旣失海甯湖州萬無倖全之理滬上富庶必當設法保守敝處援滬之師非二月不能成行竊恐緩不及事不得不借助西洋兵力該處通商已久本華洋所當共爭而共

守之惟既已求助於人則宜坦然以至誠相與虚心相待不宜少存猜疑尤不可以散處兵力略勁稍懷自矜自炫之私孟子所謂有挾則不答老子所謂去汝之躬矜與容智者也惟賊鯨方熾切誠西洋諸國不可輕敵若合華洋而不能禦一長毛小醜則真不勝爲笑矣雪琴手無陸兵赴滬亦屬無益現屢疏力辭皖撫一席亦以素無陸軍不能援救願壽之故赴下游者當於舍弟暨少荃二人中派一人先往若洋兵能保上海而楚師但駐鎮江直趨蘇常則善之善者也

覆官中堂

前得環章久未續報爲歉浙江竟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浙

東惟溫州一城僅存浙西惟湖州海甯二城僅存然皆孤懸賊
中萬難久全惟衢州或可倖保徽州被賊圍逼已逾十日從此
皖南與江西斷無安枕之日江西有事卽鄂南亦必震驚今夏
興治武崇二通之警恐明年亦將不免閣下明燭幾先請與希
帥籌一枝勁旅預爲擬之弟亦必於江西早爲之所但恐力薄
不足禦之耳湘勇入皖鄂中邊防或多拋荒前議應作罷論已
具疏略陳苗練不可再撫彭帥不可離水請卽另簡皖撫云
云未審果否 俞允又未知繼之者與吾輩鍼芥契合否河南
捻患日深驟難收拾遂恐南北道梗楚中奏報當由秦晉繞遞
敝處則或航海達京鄂邊東防漸輕北防必且日重鄙意趁此

稍暇之時速行圍攻廬州如其得手則閣下與希帥專嚴北防而弟亦得盡力於南岸矣

致蔣鄭泉

目下徽州危急左帥率所部往援未知能否得手縱徽郡幸能解圍而徽信衢三省相錯之地明春必爲羣賊百戰之場左帥兵不滿萬四面受敵可危之至閣下忠肝俠腸素自救人危難又於左帥有知己之感務望投袂東來一面請印帥具奏一面帶兵起行如能於三月趕到縱浙事不可猝圖但得左軍無恙江西無恙大局尙可爲也至貴軍餉需國藩當壹力籌備決不推諉六千之數斷不可少但亦須擇將而任不宜濫竽充數至

書林卷九
三
懇至囑

覆文任晉周壽珊

同治壬戌

接惠書并寄行狀清單等件敬承一切買本家義塾田五千金此舉必不可少得此與箴言書院相輔而行由家及邑親賢等殺秩然有序庶可永久不做其餘用出各款亦皆斟酌妥善豐儉得中潤帥可無遺憾於九泉矣書院工程如嫌其少不妨於存項四千餘金之內再行提用二三千務祈工堅料實爲十世百世之計胡夫人母子固不患無日用之需也行狀稿大致周備惟於潤帥晚年盡忠補過日新又新之德尙少闡發表墓之文國藩誼不敢辭特近日簿書鞅掌刻少暇晷且久不操筆機

文機軸太生去年爲箴言書院記至今悲沮俟人事稍簡敬謹
爲之目下如刊刻行狀或將敝處所陳蠶績一摺附刻或請兩
君子代作一行述散布遠近亦足慰人思慕何如

覆郭意城

徽州被楊七麻圍攻一月力戰七次遂於廿六日打開餉道立
解郡圍其另股由馬金嶺入徽阻我援師者亦經左部劉克菴
一戰擊退差足慰幸然浙賊富強盡收官軍降卒三四萬人以
爲前驅今春廣信徽衢三府之交必且戰爭不休左帥獨當其
衝深爲危慮現調蔣薌泉六千人來皖助之僕與左帥均有緘
託印渠更求贊成此舉左軍之利鈍不特浙江江西之安危卽

吾鄉亦與有禍福者也江浙盡失賊之財力百倍於我大局殊難挽回幸 朝政清明求賢劇切季老撫浙幼丹撫江希菴撫皖努力同心或尙可潛轉於萬一此間布置有徽防一札及近日各奏咨達寄雲中丞處閣下細察有不合者速以惠告

致李希菴中丞

惠書敬悉大旆來皖欣慰無已老營駐紮六安恰與敝處初十日一摺相符惟潁郡日益危急已有萬不能支之勢潁州失則袁營孤懸臨淮亦將岌岌莫保兩淮與豫省逆氛聯爲一片朝廷深以北犯爲慮楚軍實無北援之力終日籌思不得善策閣下到皖須首商此段難事也德安一路閣下別有布置否雖

調皖撫仍應步步顧定湖北鄂中有事則下游各軍人人有後路梗塞之虞軍士方寸若亂戰守必不得力國藩雖甚願閣下之來皖卻深憂鄂邊之多事望閣下不避嫌疑處處以鄂防爲已任防兵不宜動者切弗調帶來皖至要至要

覆左季高中丞

避長圍防後路是近日辦賊最要之語若不能由徽州攻嚴則衢州終有長圍之患如天之福二三月間無事待薌泉軍到閣下所調各營亦陸續到齊則麾下本部得萬餘人而蔣張兩軍亦可縱橫衝擊於徽信衢嚴之間江皖固得穩固浙事亦必有端緒矣頃奉諭旨薌泉放浙藩沅甫放浙臬俊臣放蘇臬卽

日作緘催促鄭泉或於四月可到由徽進嚴米糧本極難辦仍當由景鎮運至祁門由祁門至漁亭陸運僅六十餘里漁亭以下皆水路也范太史述及閣下尊指欲渠往上海勸捐屬敝處給予文書果有是否上海自臘月十一後逆匪六道進攻雖藉洋人之力倖保孤城然四面皆賊岌岌不可終日商賈不通捐大減尊處咨派吳方伯辦捐敝處至今尙未轉札須滙事稍定乃可商辦弟遂叨協辦之命無功無能忝竊至此茲榮也祇以厚其辱歟慙悚曷已

覆左季高中丞

貴部三路并進日內當與鍾袁諸賊決戰於華埠等處華埠爲

羣賊必經之地猶江北之運漕鎮饒屬之景德鎮也若占住此處則江西之藩籬漸固惟導處兵力太單必有應接不暇之候張樞園一軍本有咨交閣下調遣請卽調之鵬勦遂安開化助公一臂之力無存客氣爲荷惟朱唐江諸君圖近忽遠但知樞園一軍忽離徽休而不知助勦開遂正所以保固徽休必將鰓鰓過慮向敝處力陳樞軍之不可遠調弟亦無辭以遽爲開解請公於公牘纒晰說明并言徽休有事星速回顧樞園亦誓以回顧徽休自任則羣疑釋而眾志通而公之誠心亦開公道亦布矣少荃赴上海係新募舒廬一帶之勇名曰淮勇另撥湘勇二三營與之令淮勇一法湘勇之營制營規目下未經戰陣安

得號爲勁旅亦別無勁旅可撥擬先駐鎮江徐圖上海也史士
良觀察係浙江道員欲赴麾下聽候差遣弟與少荃議以玉山
糧台一席處之取其與江西藩署暨各局呼應極靈公意以爲
可否

致吳竹如

自去秋以來大局似有轉機然苗逆猖獗全浙淪陷安慶之喜
尙不足抵二事之失 朝綱整齊百度維新然四凶雖去尙未
必二八之同升此陰陽交爭之會日夜禱祀但冀拔茅策進中
外各懷蹇蹇匪躬之節以待蒼蒼默轉之機耳弟頃接部文遂
拜參政之命無功無能忝竊至此不敢自榮恐以速辱十年

以來未嘗與京中卿貳舊游一通音問此後或亦不能長介介也尊處距都較近九列中聞修篤行者何人部院後進可敬者何人尙乞示知一二

覆毛寄雲中丞

接展華函竝錄大奏屬爲推敲疑義國藩愚陋於夷務無所通曉卽各國通商條約亦未嘗悉心研究淺之如起貨落貨驗貨剝貨艙單稅單紅單保單之類均不能縷晰其名確指其地說者或謂內江水道淺狹與外洋迥異洋貨一抵中國五口必須加裝細紮大船換小重載改輕乃能駛赴內江起貨是初抵五口之名剝貨是換船入江之名亦未知其果否未敢執是與閣

下相辨詰也惟就鄙人平日所知與來示疏稿所指則亦有不合者請獻其所疑一二端仰祈反覆開示冀彼此皆臻渙然豁然之境來示謂由江出洋不必從上海經過且言內洋只粵海一口以弟所聞則殊不然長江之入海猶散省湘水之入江也江右有孤懸之崇明猶湘口有孤懸之君山江初出口循右而下之有吳淞江猶湘初出口循右而下之有旋湖港也吳淞江內六十里爲上海縣該監督與領事官雖皆住上海城廂而關卡則設於吳淞出海之黃浦口亦猶旋湖港內之人設卡於該港出江之搆鼓台洋人由海入江不能不由黃浦口經過亦猶之鄂人由江入湖不能不由搆鼓台經過也滬上紳士來此請

援者攜有上海地圖附呈一閱閱畢另摹存查請以原圖擲還
敝處至疏稿謂夷船入內洋必先經過粵海而後可達崇明九
非事實西人由印度海而來一過蘇門答臘即可粵可閩可浙
可蘇不必定由粵省經過如必過粵則繞越當在五千里以外
而閣下以與黃浦入滬僅繞六十里者相比亦太不倫矣此國
藩之獻疑者一也大疏謂內江各口無推稅之權欲其呈驗報
單且不可得遑問稽查弟亦嘗以此層爲慮惟檢閱長江章程
在上海有由領事官赴道署領江照之法又有領軍器執照之
法又有派員役同駕送往鎮江之法又有海關紅單之法又有
商客人名數單之法到鎮江後又有呈驗單照四件之法又有

稟遞船口單載明貨件斤兩價值之法又有給鎮江紅單之法至九江漢口又均有呈驗單照五件之法均有稟遞船口單注明貨件斤兩價值之法其歸也有鎮江派員役送回上海之法其運油麻鋼鐵等物也有請漢關潯關給執照之法又有呈具保單之法言洋船由滬至鄂往返不過十日而爲文憑者八事爲法禁者十三事種種關防層層稽查網亦密矣而大疏乃云長江數千里防維盡失往來貿易不受稽查豈篤論乎自古聖王以禮讓爲國法制寬簡用能息兵安民至秦用商鞅以耕戰二字爲國法令如毛國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戰二字爲國法令更密於牛毛斷無能久之理然彼自橫其征而亦不禁中國

之推稅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國之稽查則猶有怨道焉咸
豐三年劉麗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復洋人代收海關之稅
猶交還七十餘萬與監督吳道國藩嘗歎彼雖商賈之國頗有
君子之行卽今滬鎮潯漢凡有領事官之處皆令我國管關者
一體稽查一體呈驗艙口單正稅子稅較我釐金科則業已倍
之三之在彼固自謂仁至義盡矣而閣下與揆帥必欲令其改
赴漢口輸納滬與鄂同一中國也朝三暮四旋令旋改在滬關
必怨楚人之攘利在西人且笑晉政之多門此國藩之獻疑者
二也長江通商章程十二條據總理衙門咨係恭親王與英國
卜公使議定又洋貨稅單土貨運照三聯報單亦據總理衙門

咨係恭親王所定而大疏稿中指劾辭中丞貪婪蒙蔽極辭醜
詆且云與恭親王前奏絕不相符不知閣下因恭邸親賢柄政
不敢指斥故嫁其咎於辭公平抑別有確據知此章爲辭公所
定乎辭公之於夷務往歲事不可知自庚申冬以來大事秉承
恭邸小事疊委吳道似無所短長於其間恭邸先以長江有賊
不准通商旋因英國固請乃始允許其不賣軍器及油麻等保
單各條皆辛酉七月以後所定尊疏盡以誣詆辭公似不足以
服其心此國藩之獻疑者三也方今髮捻交熾苗禍日深中國
實自治之不暇苟可與洋人相安無事似不必別尋弊端漢口
納稅之說發之於滬稅未定之先則可爭之於滬議既成之後

則不可大疏發此難端英法諸國不從將默爾而遽息乎則是壯煩而啟侮將爭辨而不休乎則且廢好而興戎二者必居一於此區區之愚願閣下與筠仙親家熟商審處幸甚如鄙言全不當理則請詳晰剖示以資質證

致官中堂

前接惠書飭舍弟回鄂防剿比以湘恆二營甫經下駛駐紮繁昌蕪湖一帶欲飭迅速旋歸以道塗太遠往返維艱正爾躊躇莫決旋接希菴中丞信知襄陽德安麻城三路俱畱湘勇一支駐守鄂中邊防豎可無虞而舍弟在下游駐紮三山夾頃接其來信言繁昌南陵蕪湖各賊頗有投誠之意蕪湖堅城亦有可

圖自未便遽令折回皖鄂方命之讐亮蒙鑒恕至沿江各城賊黨投誠之說蓋亦有故一則因上年安慶桐城斬馘極多羣賊寒心不欲復受楊黃諸酋之鈐束一則蕪繁南宣涇太湖青等縣米糧甚少金陵賊首不肖少爲接濟上游爲水師所禁阻又無民米偷買暗濟前此鄉民之甘心從賊者不得不急圖反正以爲就食之計現在鮑春霆營次業經收降卒千人編爲春字中營聞尙有涇縣賊黨二千餘人卽日來降舍弟營次業經收降卒三千人編爲崑字等四營聞尙有南陵等賊黨數千人卽日來降弟批令能打仗者當勇每日百文不能打仗者當夫每日七十文若使辦理順手源源而來或如東漢初年赤眉百萬

同時歸降積甲齊山則國家非常之祐也敝處餉項日絀現有之營不能養贍更無餘力養此降眾將來再收數千求閣下惠濟銀數千金目下已收之四千當亦咨請協濟納降一萬人月費不過二萬金較之練兵剿此萬賊其難易得失相去天淵矣是否有當敬求裁示弟昨忝參政之命無功無能叨竊至此愧赧靡極謬承獎飾尤增皇悚

覆姚秋浦

來示推獎溢量讀之悚汗然此等過情之語出之於尋常朋知之贈答賓屬之慶賀亦自見慣不驚出之於閣下則殊乖夙昔之望閣下素以古誼自處亦宜以古誼處人德不稱位實不稱

名前世之自善其末路者幾人近世此席覆轍相尋尤可惕懼
閣下相知日深當代鄙人憂危之不暇而暇附會諛詞增長奢
氣揚湯而助沸耶羅承勳一員國藩思之已熟將領之浮滑者
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
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不喜用善說話之將非僅弟一人然
也羅承勳於庚申六月不肖竭力送糧入甯國貽誤全局厥罪
甚重其開復處分非我所願江軍門又假之事權用爲諸將之
領袖風氣一壞萬難挽回故決意屏斥請閣下與江軍門熟商
專從危難之際默察樸拙之人則幾矣

致沈幼丹中丞

自聞大難成行之後未得嗣音鉛山等屬亦未報有確實差信
渴想曷已慶正軒制軍久莅珂鄉近狀何似屢奉寄諭微詞
督責而延訪及於鄙人國藩耳目最隘比以軍事少暇於鄰封
得失尤鮮諸究閣下息影家園靜者多妙敢祈將二年有餘見
聞實事縷晰惠示其美政劣蹟不妨拉雜并書瑕瑜互見俾得
據實臚陳仰答朝廷殷殷下問之意其軍務咨牘與敝處交
涉事件每每不愜人意則不待智者而可決也近日朝廷虛
衷博訪明目達聰其曲體下情足令中外感涕其旁燭幽隱亦
足震懾羣邪下走不才濫叨非分絕贖之患負乘之譏終夕慙
汗所尤媿者孤陋已甚不足以備芻蕘之詢若閣下藥籠尙富

請將所知人材一一開示爲惠更大

覆袁午橋星使

接奉惠書猥以忝竊參政吉詞獎飾且感且慙弟以菲材頻叨
非分服之不稱不特鄙人夙夜憂皇卽知交亦代爲危懼蓋久
竊虛名而又驟膺非常之 眷遇殆難久假而免大戾忝附譜
末何不蒙提撕悚切而更褒揄以重咎責耶尊處爲餉所窘不
獲展布偉抱弟久所深知每以無力飲助爲愧江西漕折敝處
奏提每月五萬雖不能如期按解而合之通省釐局本有十餘
萬可指之款無柰敝台供支至七萬餘人之多左公雖擢浙撫
仍取給於敝處鮑軍現僅發至六月廿一日止舍弟軍僅發至

六月初旬積欠多者八月有奇少亦五月愈累累多來示上海
月餉二十四萬絲豪無欠謂尊處獨有向隅之歎不知敝處之
愧對閣下者在江西之漕項誼應分潤不在上海之鉅款也至
道路不通係屬實在情形目下多軍進攻廬州指日與貴部會
合道路必可疏通卽當薄助涓滴以表歉忱進搗金陵老巢敝
處覆奏一摺言須俟克復廬州以後不知 朝廷以爲然否計
廬巢兩城能克一處則敝處與雄師息息相通自可熟商一切
矣南陔歸養之說自是艱辛飽嘗缺餉太久爲此少息之念惟
天六二浦新復廬巢亦有機可乘尙祈忍辱負重以待事機之
轉前劾翁君一疏因渠兩次獲軍逃遁又有去春勦苗之奏辭

義過於剛正前後矛盾與尊處情事迴殊不圖波及左右金君之事核算已就緒否其中曲折弟不深知便中尙望示及

覆左中丞

衢州江山事勢稍鬆貴軍得壹意專謀遂安其勢較順老湘暨朱唐等軍於地勢賊情均不甚了了吾輩凡有調度當量其力之所能爲并度其智之所及知凱章赴徽以後尊處意指望詳告凱章必能體會也少荃一軍業已招成并無洋船可搭仍須由陸路穿過賊中且戰且行應以舍弟一軍攻勦巢和舍三城如不能卽破亦須舍弟一面圍住少荃由城外衝過舍弟之軍日下不能遽赴上海亦難遽入浙境當由此路致力一則護送

少塋直下瓜鎮一則屏蔽一面俾多軍圍攻廬州成肅清淮南之績也

覆左中丞

馬金楊村兩捷殺賊極多而官軍傷亡極少實愜人意乃知戰事以審機爲第一義也惟貴部人數太少分防之處太多僅提五千人與侍逆鉅股戰於衢州江常之間殊用爲慮頃令凱章分一二營守婺源騰出貴部畱婺一營隨勦衢江等處或亦不無小補凱章儘可隨閣下馳驅於開遂之間因績溪未淨又有賊犯羊棧之事歟黠官民惟恐凱軍他往故不遽札調卽當函商凱章望閣下亦函商之凱若追隨大蘇化其板滯之故態有

益於閣下亦大益於凱也次青實不能治軍八千人尤嫌太多弟早平用違其才渠亦始終不自知其短頃附片奏明或全行遣撤或酌留二三千請公就近審度辦理令其速行汰遣以節糜費將來薊泉軍到再將衛防各營沙汰一番期以漸次精覈不使無用之兵糜此極艱之餉此間一切平安多將軍破廬州城外各壘後賊黨降者四千餘人鮑軍久頓青陽全失機勢何以藥之

覆左中丞

李少荃一軍上海紳士雇輪船來接費銀至十八萬之多可駭也而其望救之心亦殊可憐少荃新軍紀律未嫻戰陣未熟恐

不足愜吳人雲霓之望深以爲憂然洋舟能載楚兵航海此風一開將來閣下海道伐越之議或肇其端矣廣東協浙之餉弟當竭力爲兄謀之務期月過五萬不託空談浙事或稍可爲南中數省目下惟廣東最稱富庶他處無可設法王副憲事浙士議論異辭大抵紹興紳民之怨王中丞自邵星使時已成水火王君繼之特不能挽回眾怒又無保衛之方耳

致郭筠仙

來示商訂湖南褒忠錄體例稱引書目鄙人所未見者十而七八烏足與討論前載折衷一是惟念世變方滋亂靡有定楚軍之起時盛時衰金陵未破遽爾編纂巨冊如方略館臣之例倘

其捲土重來全局翻覆一言振矜叛者九國功或竟虧於一貨
書亦詒笑於方家見卵而求時夜殆太早計矣前欲貢斯謬議
因聞業已開局礙難停止鄙意姑取死事諸人各作一傳存其
崖略以殉難之先後爲次第稍備遺忘待大成果成然後發凡
起例整齊畫一固非難事至鄙人雖有經始之名而五六七八
等年實胡左李楊諸君子經緯其間不敢攘爲己功敝處葵牘
亦無關於全局之得失如必蒐采敝處文牘以備參核則惟塔
羅李蕭胡數君子死時曾各有一疏表其藎績當抄寄貴局此
外無可采錄伏希垂察

覆李少荃

一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如必推敝處主持亦不敢辭禍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爲大慮滬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遇輒媚者請邀之來皖一行

一上海所出之餉先儘滬軍其次則解濟鎮江又次乃及敝處壞營劣勇不可不裁民怨夷謗俱可不顧但須忖量撤去之勇萬一滋事吾力足以制之否耳羽毛不豐不可高飛訓練不精豈可征戰縱或中旨詰責閣下可答以敝處堅囑不令出仗二三月後各營隊伍極整營官躍躍欲試然後出隊痛打幾仗

一閣下此次專以練兵學戰爲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吳公關道一席目下斷不可換筠公芬芳悱惻然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也閣下與筠公別十六年若但憑人言冒昧一奏將來多般棘手旣誤筠公又誤公事亦何及哉

一此閒自克復青陽後又克銅城聞克雍家鎮現在沅弟已進巢縣若能攻克裕溪口則淮揚水師駛下時僅過九洑洲一關矣

覆李少荃

兵勇訓練未熟人數未齊目下斷不宜出仗儘可以鄙人堅持不允力卻眾論如賊果前來逼撲有不得不打之勢則尊處自

爲相機辦理國藩不遙制也愛民乃行軍第一義須日日三令
五申視爲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爲要結粉飾之文洋兵會剿腹
地吾亦勉爲應允但說明無人可派往會剿耳此間近事頗順
春霆克復青陽後又克石埭太平頃又克涇縣沅甫克巢含後
又克和州暨西梁山裕溪口季弟亦克復繁昌只要廬郡速下
二浦天六無恙則皖北一律肅清矣淮揚水師僅衝過九洑洲
當不甚難惟昌岐全軍至淞滬斷不相宜一則河小船多恐與
洋舟擁擠生事一則宜駐揚鎮通泰一帶乃得形勢請先調二
三營進滬一二月後再行細酌分合內外之宜湖州之急此閒
准於十日內往援分續溪閒道甯國正道兩路前去不知果有

裨否

正封緘閒又接惠書洋人繕辦頗難處置尊處只宜以兩言決之曰會防上海則可會勦它處則不可近而嘉定金南遠而蘇常金陵皆它處也皆腹地也詞氣宜和婉意思宜肫誠切不可露傲情之象閣下向與敵以下交接頗近傲慢一居高位則宜時時檢點與外國人相交際尤宜和順不可誤認儕倣爲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薛公各營挑二三千人隨同夷兵操練駐紮一說亦斷斷不可明知薛營爲洋人所鄙棄而以此愚弄之可乎閣下只認定會防不會勦五字自非賊匪倡撲滬城我與英法可毫無交涉也

覆左中丞

侍逆兩年之內兩爲雄師所摧皆在二三月間浙賊雖多要以侍逆爲劇寇從此當不敢再犯顏行浙事必漸次旋轉沿江兩岸連克九城五隘弟不敢引以爲喜獨閣下捍禦強寇不令江西東北再遭蹂躪卻是非常之喜不獨爲吾輩餉源所在民間亦不復能堪矣此間近未進兵應俟李成謀等將水師徧布於玉溪口西梁山和州橋林一帶直下至烏江止紮定後陸師再議進取擬令舍沅弟由太平府南渡扼駐金柱關將水軍駛入內河直達黃池灣汴由青弋江以達涇縣由水陽江以達甯國冀通鮑軍米糧之路如其勒辦得手竝可徧搜固城南潯等湖

且可抬船過東壩而入太湖第蕪湖未破先打太平此着過險不知辦得到否